

DOI:10.14182/J.cnki.1001-2443.2025.03.010

基于Meta分析的居民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黄芬¹, 李小文²

(1.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安徽 合肥 243002; 2. 安徽师范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休闲满意度是休闲活动评价、认同以及生活质量满意程度的重要指标。国内外研究学者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但由于受到地域、样本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缺少整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运用Meta分析方法,综合国内外定量研究的78篇文献,构建休闲满意度影响的全因素模型,对各影响因素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强度做了系统分析。Meta分析结果表明:①休闲参与、休闲动机、休闲供给、休闲类型、休闲素质以及休闲支持对居民休闲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且休闲支持的影响力最大,休闲类型的影响力最小。②各自变量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受到年龄类型和样本来源等调节变量的影响,而区域类型则对结果没有影响。

关键词: 休闲; 休闲满意度; 影响因素; Meta分析

中图分类号: G80-0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43(2025)03-0281-07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日益成为国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是我国第一个以“休闲”为主题词的纲领性文件。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紧紧围绕城乡居民休闲需求,充分发挥乡村优势、生态和文化优势,发展适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务等产业。”Broughton认为休闲是个人根据自身愿望和爱好的休闲时间和自由活动的总称^[1]。休闲能为人提供“畅”“心醉神迷”的愉快精神享受,是满足人类情感慰藉、社会交往乃至自我实现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2]。休闲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满意度愈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愈多,则个体的幸福感愈强^[3]。什么因素会影响居民的休闲满意度?这是休闲研究及满意度研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相关研究展开的逻辑起点。目前,学界在这一课题上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本研究打算运用Meta分析方法,来探讨居民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构成情况。其核心思路是,对多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进行统计、合并与分析,剖析具体研究之间的差异,综合评估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1.1 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

Gui认为休闲是作为一种闲暇时间的概念或是一种人们根据个人的愿望和爱好所自由选择的活动^[4]。也有学者认为休闲满意度是一种程度,指个体在从事休闲活动时所体验到的积极的感受或者是情绪体验的程度^[5-6]。

Raj指出休闲满意度是衡量心理的、教育的、社会的、放松的、生理的以及审美上的满意度^[7]。在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满意度的提升路径和方式一直是研究的重点。Amato从研究中得出城市休闲设施规划和休闲产业应在大力满足居民自家内休闲活动需求的同时,把焦点放在如何把休闲活动从自家中引出

收稿日期:2024-11-18

基金项目: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科研重点项目(XSK2023A12;XSK2023A11)。

作者简介:黄芬(1983—),女,安徽凤阳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通讯作者:李小文(1992—),男,安徽合肥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健康心理学。

引用格式:黄芬,李小文.基于Meta分析的居民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8(3):281-287.

来^[8]。毛小岗在研究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三大潜变量中,得出可达程度对居民游憩满意度影响最大,休闲可达程度越高满意度越高^[9]。钱亚希认为城市公园交通可达度、游憩功能、游憩动机以及游客感知均与游客满意度呈正相关^[10]。

1.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的理论梳理和回顾,本文建立如下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休闲参与:Heintzman 研究通过深入访谈得出休闲参与会影响休闲满意度^[11]。刘志林研究了深圳市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征,认为休闲参与会使居民的休闲时间利用结构日益复杂化。休闲时间少且破碎时,居民倾向于消遣型休闲活动。

休闲动机:休闲动机是休闲需要走向休闲参与的重要因素。马尚民认为休闲的动机是改善人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王景全认为“积极休闲”对于人类的幸福生存具有日益重要的独特意义^[12]。

休闲供给:Kim 的研究结果表明,休闲供给属于外在社会认知变量,与休闲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3]。卢婧的观点是场所设施、综合管理及健身娱乐氛围3项与休闲满意度显著相关^[14]。

休闲类型:不同的休闲类型会带来不同的感知体验,众多研究验证了这一假设。蒋奖(2011)等的研究表明运动休闲、艺术休闲、社交休闲、总体休闲与休闲满意度都呈显著相关。

休闲素质:李彬彬在厦门岛内居民的研究中得出不同个人背景变量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与休闲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15]。陈美爱的研究表明:在婚姻状况变量上,未婚和已婚(有小孩)群体之间在这两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有小孩的已婚市民受到更多的羁绊有关^[16]。

休闲支持:Crawford 的休闲支持分类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他们把休闲支持分为内在心理性支持、人际间支持和结构性支持^[17]。戈登·沃克提出休闲的四大结构性制约因素,即自然环境结构制约因素、社会环境结构制约因素、地理结构制约因素和制度结构制约因素^[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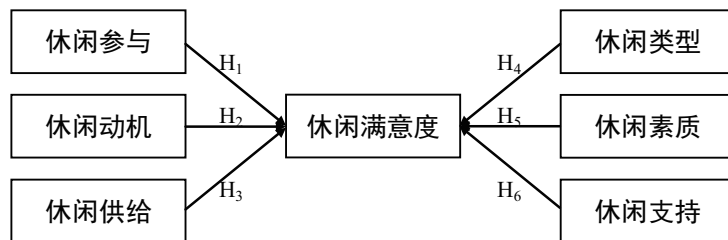


图1 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leisure satisfaction

H₁: 休闲参与对休闲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H₂: 休闲动机对休闲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H₃: 休闲供给对休闲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H₄: 休闲类型对休闲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H₅: 休闲素质对休闲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H₆: 休闲支持对休闲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1976年心理学家Glass首次将这种方法命名为Meta分析。Meta分析的主要优势在于:第一,能够提供客观的量化标准,与普通的休闲满意度的文献综述相比更加科学客观,消除研究者的主观意愿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第二,同一主题的研究由于理论依据、样本来源、研究角度等的变化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Meta分析能够通过统一口径的综合效应量换算,消除误差来源,为研究者展示同一尺度的数据,可以避免单一研究结果造成的测量误差的影响。

2.1 文献搜集

使用中国期刊网(CNKI)、维普期刊网、万方数据、中国优秀硕博学位论文、Web Of Sci五个数据库,对国内外有关居民休闲满意度的相关研究进行检索。以居民、休闲满意度、休憩满意度、游憩满意度等为关键词,选取标准为:(1)文献中主要探讨休闲、休憩、游憩满意度的影响因素。(2)文献中为定量研究,报告了效应量,如相关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路径系数等。(3)文献中样本量的信息明确。依据上述标准对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阅读和筛选后,共有78份数据符合纳入标准。

2.2 文献编码

纳入元分析的文献信息进行编码包括效应量、样本量、区域类型(城市或者农村)、年龄类型(老年人或者非老年人)、样本来源(国内或者国外)。在效应值编码时,以独立样本为单位,每个样本对应一个效应值。当一篇论文中存在多个独立样本时,对其分别编码,最终纳入126篇文献,149个独立效应量。为确保编码质

量, 2名编码者按照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各自开展编码工作, 结果显示编码一致性为94.6%, 这说明此次文献编码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较高。在编码过程中, 当文献中没有报告 r 值, 而只报告了 β 值, 依据Robert A的研究可以把 β 值转化成对应效应值 r [19], 转化公式为

$$r = \beta \times 0.98 + 0.05 (\beta > 0); r = \beta \times 0.98 - 0.05 (\beta < 0) (\beta \in (-0.5, 0.5))$$

2.3 研究工具

前期的文献整理与编码工作借助Office 2010和SPSS 20.0完成, 之后运用R语言开展Meta分析的统计计算以及调节效应检验。

3 研究过程与结果

3.1 效应合并值计算和假设检验结果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Z_r = 0.5 \ln \left(\frac{1+r}{1-r} \right), V_z = \frac{1}{N-3}, SE_z = \sqrt{V_z}, W = N-3$$

其中 Z_r 代表对应的 r 经过转换的值, V_z 为方差, SE_z 为标准误, W 代表方差权重的倒数 (Borenstein, 2009 [20]; 王洁, 2013 [21]; 郑明华, 2013 [22])。

表1 效应合并值计算和假设检验结果

Table 1 Calculation of pooled effect value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 变量 | 研究文献数 | 总样本量 | 效应值与95%置信区间 | | | 双尾检验Z值 |
|------|-------|-------|-------------|-------|-------|----------|
| | | | 效应合并值 r | 上限 | 下限 | |
| 休闲参与 | 40 | 39654 | 0.436 | 0.365 | 0.501 | 10.84*** |
| 休闲动机 | 26 | 18498 | 0.351 | 0.281 | 0.418 | 9.24*** |
| 休闲供给 | 30 | 24428 | 0.422 | 0.325 | 0.509 | 7.82*** |
| 休闲类型 | 20 | 22665 | 0.283 | 0.199 | 0.362 | 6.44*** |
| 休闲素质 | 34 | 19226 | 0.363 | 0.278 | 0.442 | 7.85*** |
| 休闲支持 | 28 | 26471 | 0.469 | 0.341 | 0.580 | 6.49***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2 异质性检验和出版偏倚

在Meta分析中, 观测到的效应值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真实效应值, 二是误差。当误差过大, 超出统计可接受的范围时, 所得到的效应值就会呈现异质性, 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异质性检验。异质性检验方法主要有Q检验、 I^2 检验和H检验。Q检验是基于总变异的检验, Q检验的公式为 $Q = \sum_{i=1}^k w_i (Zr_i - SE)^2$, $df = k - 1$, $W_i = n - 3$, Zr_i 为第 i 个效果量, SE 为平均效果量 (Borenstein, 2009 [20])。 I^2 值判断标准按以往观点, I^2 值为25%、50%、75%分别对应异质性低、中、高的界限。Tau-squared的作用是在随机效应模型中, 解释 I^2 时需说明Tau-squared, 它能分配各研究的权重, 调整真实变异。H检验是Q效应量的校正值, 当 $H > 1.5$ 时, 表明研究间存在高度异质性。若数据存在异质性,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若为同质性, 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需对模型进行修正, 即调整各研究的权重。具体公式如下 (Borenstein, 2009 [20]):

$$W_i^* = \frac{1}{v_{Y_i}^*}, V_{Y_i}^* = V_{Y_i} + T^2, V_{Y_i} = \frac{1}{n-3}, T^2 = \frac{Q-df}{C}, C = \sum w_i - \frac{\sum w_i^2}{\sum w_i}$$

为检验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本文通过失安全系数 N 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数据显示, 所有失安全系数 N 均大于临界值 (详见表2), 这表明本研究的样本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

3.3 调节变量的检验——亚组检验

接下来我们讨论异质性的来源,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各研究间的效应值存在高度异质性, 这意味着可能存在显著的调节变量。为探究这些调节变量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分别针对区域类型、年龄类型和样本来源进行了调节效应检验。

表2 异质性和发表偏倚检验
Table 2 Heterogeneity and publication bias tests

| 变量 | 研究文献数 | 总样本量 | 异质性检验 | | | Tau-squared | 模型 | 发表偏倚(失安全系数N) |
|------|-------|-------|------------|----------------|-------|-------------|----|--------------|
| | | | Q 值 | I ² | H | | | |
| 休闲参与 | 40 | 39654 | 2616.95*** | 98.5% | 8.19 | 0.071 | 随机 | 15152 |
| 休闲动机 | 26 | 18498 | 619.40*** | 96.0% | 4.98 | 0.038 | 随机 | 799 |
| 休闲供给 | 30 | 24428 | 2083.40*** | 98.6% | 8.48 | 0.096 | 随机 | 6287 |
| 休闲类型 | 20 | 22665 | 749.52*** | 97.5% | 6.28 | 0.039 | 随机 | 497 |
| 休闲素质 | 34 | 19226 | 1285.86*** | 97.4% | 6.24 | 0.076 | 随机 | 6301 |
| 休闲支持 | 28 | 26471 | 3934.51*** | 99.3% | 12.07 | 0.168 | 随机 | 1325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表3中显示了区域类型对研究因素与居民休闲满意度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表3 区域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Moder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of regional types

| 变量 | 类型 | 组间异质性Q值 | 效应值与95%置信区间 | | | 组内异质性Q值 |
|------|----|---------|-------------|-------|-------|-------------|
| | | | 效应合并值r | 上限 | 下限 | |
| 休闲参与 | 城市 | -0.052 | 0.461 | 0.365 | 0.559 | 2428.53*** |
| | 农村 | | 0.484 | 0.315 | 0.655 | 169.87*** |
| 休闲动机 | 城市 | -1.867 | 0.391 | 0.299 | 0.485 | 606.31*** |
| | 农村 | | 0.368 | 0.298 | 0.448 | 113.021*** |
| 休闲供给 | 城市 | 0.141 | 0.461 | 0.340 | 0.584 | 1886.91*** |
| | 农村 | | 0.389 | 0.033 | 0.746 | 189.539*** |
| 休闲类型 | 城市 | 1.399 | 0.269 | 0.165 | 0.374 | 718.765*** |
| | 农村 | | 0.359 | 0.253 | 0.467 | 15.978*** |
| 休闲素质 | 城市 | -1.204 | 0.269 | 0.202 | 0.336 | 316.3733*** |
| | 农村 | | 0.388 | 0.273 | 0.405 | 381.879*** |
| 休闲支持 | 城市 | -1.188 | 0.363 | 0.256 | 0.470 | 338.834*** |
| | 农村 | | 0.417 | 0.307 | 0.528 | 409.958***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表4中显示了年龄类型对休闲参与($Q=13.698, p<0.001$)、休闲类型($Q=7.699, p<0.01$)、休闲素质($Q=11.209, p<0.001$)和休闲支持($Q=27.706, p<0.001$)居民休闲满意度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其中,休闲参与的老人年龄段效应合并值($r=0.61$)大于非老人的效应合并值($r=0.379$),休闲类型的老人年龄段效应合并值($r=0.473$)大于非老人的效应合并值($r=0.194$),休闲素质的老人年龄段效应合并值($r=0.588$)大于非老人的效应合并值($r=0.253$)。休闲支持的老人效应合并值($r=0.727$)大于非老人效应合并值($r=0.254$)。

表4 年龄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Moder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of age category

| 变量 | 类型 | 组间异质性Q值 | 效应值与95%置信区间 | | | 组内异质性Q值 |
|------|-----|-----------|-------------|-------|-------|-------------|
| | | | 效应合并值r | 上限 | 下限 | |
| 休闲参与 | 老人 | 13.698*** | 0.61 | 0.551 | 0.680 | 71.384*** |
| | 非老人 | | 0.379 | 0.27 | 0.486 | 2254.394*** |
| 休闲动机 | 老人 | -0.072 | 0.353 | 0.301 | 0.406 | 14.574*** |
| | 非老人 | | 0.370 | 0.261 | 0.479 | 576.28*** |
| 休闲供给 | 老人 | -0.011 | 0.4435 | 0.369 | 0.518 | 147.33*** |
| | 非老人 | | 0.455 | 0.248 | 0.663 | 1921.49*** |
| 休闲类型 | 老人 | 7.699** | 0.473 | 0.298 | 0.649 | 139.7*** |
| | 非老人 | | 0.194 | 0.104 | 0.285 | 406.77*** |

续表4

| 变量 | 类 型 | 组间异质性 Q 值 | 效应值与 95% 置信区间 | | | 组内异质性 Q 值 |
|------|-----|-------------|---------------|-------|-------|-------------|
| | | | 效应合并值 r | 上限 | 下限 | |
| 休闲素质 | 老人 | 11.209*** | 0.588 | 0.406 | 0.771 | 549.65*** |
| | 非老人 | | 0.253 | 0.182 | 0.325 | 263.05*** |
| 休闲支持 | 老人 | 27.706*** | 0.727 | 0.560 | 0.895 | 1989.04*** |
| | 非老人 | | 0.254 | 0.199 | 0.309 | 36.16***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表 5 中显示了样本来源对休闲参与 ($Q = -4.011, p < 0.05$) 和休闲素质 ($Q = -15.469, p < 0.001$) 与居民休闲满意度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其中, 休闲参与的国外效应合并值 ($r = 0.525$) 大于国内的效应合并值 ($r = 0.359$), 休闲素质的国外效应合并值 ($r = 0.553$) 大于国内的效应合并值 ($r = 0.225$)。

表 5 样本来源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Moder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of sample source

| 变量 | 类型 | 组间异质性 Q 值 | 效应值与 95% 置信区间 | | | 组内异质性 Q 值 |
|------|----|-------------|---------------|-------|-------|-------------|
| | | | 效应合并值 r | 上限 | 下限 | |
| 休闲参与 | 国内 | -4.011* | 0.359 | 0.234 | 0.486 | 441.812*** |
| | 国外 | | 0.525 | 0.424 | 0.627 | 1691.83*** |
| 休闲动机 | 国内 | 0.631 | 0.3886 | 0.262 | 0.516 | 562.627*** |
| | 国外 | | 0.3338 | 0.288 | 0.380 | 23.067*** |
| 休闲供给 | 国内 | -0.091 | 0.4359 | 0.277 | 0.595 | 1099.88*** |
| | 国外 | | 0.473 | 0.285 | 0.662 | 978.256*** |
| 休闲类型 | 国内 | -1.995 | 0.2360 | 0.132 | 0.340 | 263.604*** |
| | 国外 | | 0.374 | 0.213 | 0.535 | 379.19*** |
| 休闲素质 | 国内 | -15.469*** | 0.225 | 0.145 | 0.306 | 185.560*** |
| | 国外 | | 0.553 | 0.411 | 0.695 | 704.8475*** |
| 休闲支持 | 国内 | -2.568 | 0.398 | 0.264 | 0.532 | 198.677*** |
| | 国外 | | 0.581 | 0.402 | 0.761 | 2560.677***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4 讨论

4.1 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效应合并值

研究结果显示, 休闲参与、休闲动机、休闲供给、休闲类型、休闲素质及休闲支持均对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许多从单一变量角度探究居民休闲满意度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同时本文这种在整合视角下的系统性研究也发现了不同因素对休闲满意度影响力的差异。

(1) 休闲支持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数据显示, 休闲支持与休闲满意度的权重最高, 说明影响力最大。这与前人的多项研究一致。Hubbard 最早运用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 测量了休闲支持的四种模型, 他提出了许多先前基本被忽略的重要问题^[23]。韩国学者孙海植等人认为休闲有三大主要的休闲支持因素, 技术发展、传统的阻力、社会经济的影响^[24]。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 传统的家庭观与社会价值观对女性的休闲支持较小, 降低了女性休闲满意度^[25]。郭启贵提出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休闲活动, 能减缓人口老化衍生的健康问题, 提升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26]。

(2) 休闲类型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休闲类型与休闲满意度的权重最低, 说明影响力最小。这个观点也有很多论据支持。高强认为休闲活动类型对休闲满意度关系不显著, 没有显著影响^[27]。廖庆荣对福建省调研取样后的研究中得出农村在运动修身与娱乐消遣等休闲活动上对满意度影响不大^[28]。

(3) 休闲参与、休闲动机、休闲素质和休闲供给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吴崇旗等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发现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之间有中度正向相关关系^[29]。相反, 李亚屏的研究指出目前城乡居民的高层次休闲活动参与程度不高, 休闲活动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30]。汤傅佳认为大学生的“休闲动机”会影响“社交类休闲活动参与”进而影响“休闲满意度”, 而路径“休闲动机”→“个人类休闲活动参与”→“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则不显著^[31]。Kim 的研究结果表明, 内在社会认知变量(休闲素质)和外在社会认知变量(休闲供给)和休

闲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3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休闲类型整体效应较弱,但文献中高频提及的体育活动(肖星,2011;Kim,2018)与文化娱乐活动(李亚屏,2018)的个案分析显示,其效应值分布存在显著差异(r 范围:0.15 - 0.62)。这提示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具体活动类型的满意度序列。

4.2 城乡居民休闲满意度的调节变量

4.2.1 区域类型 对区域类型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区域类型对休闲动机与居民休闲满意度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城乡融合加快。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丰富了休闲的载体,使得很多休闲活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4.2.2 年龄类型 对年龄类型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年龄类型对休闲参与、休闲类型、休闲素质及休闲支持与居民休闲满意度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休闲参与的老人年龄段效应合并值均大于非老人。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不同年龄段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已婚状态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33-34]。

4.2.3 样本来源 对样本来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样本来源对休闲参与和休闲素质与居民休闲满意度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休闲参与的国外效应合并值均大于国内。层级多元回归表明种族显著影响生活水准、成就感和总体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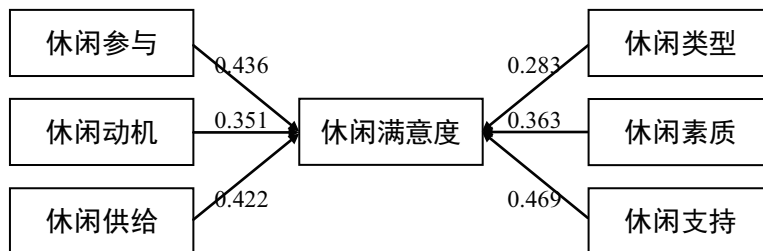


图2 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系数
Fig. 2 Coefficients of the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leisure satisfaction

5 结论和展望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78篇关于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文献,并尝试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休闲参与、休闲动机、休闲供给、休闲类型、休闲素质以及休闲支持是对居民休闲满意度产生影响,且受到年龄类型和样本来源等调节变量的影响。

该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起居民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系统模型,从多个维度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保障了结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尝试运用Meta分析对文献进行梳理,突破了传统文献综述缺乏数据支撑、主观性较强的局限,进一步深化了既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仍有可进一步深化之处。第一,在样本收集阶段,仅纳入了中文和英文文献,且英文文献多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较少。这可能导致样本的全面性与代表性不足,进而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精准度。因此,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完善样本库,以提升研究的广度和可靠性。第二,本研究只讨论了区域类型、年龄类型和样本来源三个调节变量。第三,本研究未纳入性别、经济收入等人口学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主要受限于原始文献的数据报告完整性。后续研究将通过标准化数据采集(如强制要求亚组效应量报告)或混合方法设计,揭示社会经济背景对休闲满意度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事实上,可能还有其他的调节变量会影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结果,在未来的研究中,搜集更充足的数据和理论支撑,探讨更多的调节变量对于休闲满意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BROUGHTON K, BERRS BA. Leisure satisfaction of older adults[J]. *Activities, Adaptation & Aging*, 2007, 31(1): 1-18.
- [2] 陈芳. 基于SEM的长沙城市空巢老人休闲生活满意度研究[J].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13, 20(5): 56-61.
- [3] 吴姗姗. 大学生休闲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9(2): 123-125.
- [4] GUI J, KONO S, WALKER G J.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affect within the leisure sphere[J]. *Leisure Studies*, 2008, 38(1): 114-127.
- [5] BEARD J G, RAGHELE M G. Measuring leisur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8, 12(1): 20-33.
- [6] AGYAR E. Contribution of perceived freedom and leisure satisfaction to life satisfaction in a sample of turkish wome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6(1): 1-15.
- [7] RAJ J T, MANIGANDAN C, JACOB K S.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psychiatric morbidity among informal carers of people with spinal cord injury[J]. *Spinal Cord*, 2006, 44(11): 676-679.
- [8] AMATO M P, LUNDERG N, WARD P J, et al.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during couple leis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couple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18, 48(5): 349-373.
- [9] 毛小岗.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公园居民游憩满意度[J]. *地理研究*, 2013, 32(1): 166-178.

- [10] 钱亚希. 基于游客感知的西安城市公园游憩满意度和行为意愿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7: 23.
- [11] HEINTZMAN B. Leisure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study[J]. *Loisir et Société / Society and Leisure*, 2000, 23(1): 41-69.
- [12] 王景全. 论幸福的休闲维度[J]. 中州学刊, 2008(4): 114-118.
- [13] KIM B.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eis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Sciences*, 2010, 10(2): 85-116.
- [14] 卢婧. 台湾校园运动休闲场地满意度评价及优化研究[J]. 中国城市林业, 2004, 12(6): 46-50.
- [15] 李彬彬. 厦门岛内居民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及其相关性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18.
- [16] 陈美爱. 基于休闲学视角下的市民幸福感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3: 17.
- [17] CRAWFORD D.W. Reconceptualizing barriers to family recreation[J]. *Leisure Science*, 1987, 9(3): 119-127.
- [18] 戈登·沃克. 户外娱乐的制约因素[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12.
- [19] ROBERT A, STEVEN P. On the use of beta coefficients in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1): 175-180.
- [20] BORENSTEIN M, HEDGES L V, HIGGINS J P. effect sizes based on means[J]. *Introduction to meta-analysis*, 2009(4): 21-32.
- [21] 郑明华. Meta 分析软件应用与实例解析[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53.
- [22] HIGGINS J P, THOMPSON S G, DEEKS J J. Measuring inconsistency in meta-analyses[J]. *The BMJ*, 2003, 327: 557-560.
- [23] HUBBARD J. Testing competing models of leisure constraint negotiation corporate employee recreation setting[J]. *leisure Sciences*, 2001, 23(3), 145-163.
- [24] 孙海植, 安永冕. 休闲学[M]. 沈阳: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20.
- [25] LITTLE D. Women and adventure recreation: reconstructing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adventure experiences to negotiate continuing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2, 34(2): 157-177.
- [26] 郭启贵, 桑美玲, 罗炯. 老年人休闲动机、休闲涉入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3(39): 1495-1499.
- [27] 高强. 大学生休闲行为与休闲满意度的相关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9: 15.
- [28] 廖庆荣. 城乡居民休闲行为差异与休闲满意度评价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9: 48.
- [29] 吴崇旗, 谢智谋, 王伟琴. 休闲参与、休闲满意及主观幸福感之线性结构关系模式建构与验证[J]. 休闲运动期刊, 2006, 12(5): 153-165.
- [30] 李亚屏, 陈红翔. 银川市居民休闲满意度评价研究[J]. 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23(9): 177-180.
- [31] 汤傅佳. 听障大学生休闲动机、休闲参与及满意度的关系[J]. 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5): 100-105.
- [32] KIM J, SCHILLING M L, KIM M. Contribution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acceptance disabi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to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Korean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J].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017, 9(3): 157-170.
- [33] 吴龙山, 黄仲凌. 台湾地区民众运动休闲参与涉入程度、休闲满意与幸福感之相关研究[J]. 岭东体育暨休闲学刊, 2009, 14(7): 41-155.
- [34] 林淑芬, 王于宁, 赖永僚. 大学生身体活动态度、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之影响[J]. 运动休闲餐旅研究, 2008, 3(2): 73-85.

A 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with Leisure Satisfaction Based on Meta-Analysis

HUANG Fen¹, LI Xiao-wen²

(1. College of Liberal Studies, Anhui Wend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Hefei 243002, China; 2.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Leisure satisfaction, is a key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residents'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and reflecting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leisure satisfaction. However, due to limitations imposed by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ample size, there is currently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Accordingly, this study employs meta-analytic techniques to synthesize 78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oth within China and abroad. A comprehensive factor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capture the determinants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the relative magnitude of each factor's effect on residents' leisure satisfaction is systematically asse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Leisure participation, leisure motivation, leisure supply, leisure type, leisure quality and leisure support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idents'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leisure support is the largest, while that of leisure type is the smallest. ② The influence of each variable on leisure satisfaction is affected by moderating variables such as age type and sample source, while regional type has no effect on the results.

Key words: leisure; leisur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meta analysis

(责任编辑: 叶松庆)